

在迷乱中生长

山东文艺出版社

王手一 著



在迷乱中生长

山東文藝出版社

王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迷乱中生长 / 王手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5329-2997-9

I. 在…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1060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 140 × 210 毫米 32 开 印张 / 7.75 插页 / 3 千字 / 137
定 价	20.00 元

作品目录

- | | |
|---------------|-----------------|
| 《早春》 | 《文学青年》1981年第1期 |
| 《留不住的遗憾》 | 《文学青年》1984年第4期 |
| 《今夜面临决斗》 | 《文学青年》1984年第9期 |
| 《别扭的舞步》 | 《小说潮》1985年第12期 |
| 《高盈九号的趣闻》 | 《福建文学》1986年第2期 |
| 《高盈九号的事情》 | 《萌芽》1986年第7期 |
| 《杂院杂人杂事a（二题）》 | 《小说潮》1986年第9期 |
| 《薛妹妹开放红艳艳》 | 《东海》1987年第8期 |
| 《这件事我来叙述》 | 《芒种》1988年第4期 |
| 《厮儿印象二题》 | 《北京文学》1989年第1期 |
| 《在这里想你也没办法》 | 《延河》1990年第10期 |
| 《生逢七月十五》 | 《福建文学》1990年第11期 |
| 《事情的发生纯属偶然》 | 《萌芽》1991年第8期 |
| 《十小时匆忙出逃》 | 《山花》1991年第9期 |
| 《曾经长跑》 | 《东海》1992年第1期 |

《十五岁的王手在初中》	《江南》1992年第4期
《小说二题》	《山花》1992年第8期
《小城英雄》	《上海文学》1992年第12期
《村女在小城意外受挫》	《福建文学》1994年第4期
《到温州去到温州去》	《北方文学》1994年第4期
《天录匆促经历婚姻》	《萌芽》1995年第2期
《非正式逃遁》	《小说》1995年第5期
《家庭》	《延河》1996年第11期
《英雄穷途末路》	《山花》1996年第4期
《双面》	《福建文学》1997年第5期
《少年少年》	《十月》1997年第6期
《太平歌舞》	《江南》1999年第3期
《与地震无关》	《青年文学》2000年第6期
《柯依娜一个人》	《东海》2000年第6期
《工厂开进了吉普车》	《山花》2000年第8期
《DJ DJ DJ》	《中国作家》2001年第1期
《风风火火去守厂》	《江南》2001年第2期
《上海之行》	《收获》2002年第1期
《马路爆炸》	《江南》2002年第4期
《讨债记》	《收获》2002年第5期
《西门之死》	《钟山》2003年第2期
《雌雄》	《江南》2003年第6期
《手机》	《作家》2003年第6期
《准备上路》	《山花》2003年第6期

- | | |
|----------------|--------------------|
| 《西门的五月》 | 《当代》2004年第1期 |
| 《和教唆犯在一起》 | 《钟山》2004年第4期 |
| 《给日本人带路》 | 《花城》2004年第6期 |
| 《献给马勃的挽歌》 | 《布老虎中篇小说》2004年冬季号 |
| 《买匹马怎样》 | 《作家》2005年第4期 |
| 《双莲桥》 | 《人民文学》2005年第5期 |
| 《乡下姑娘李美凤》 | 《山花》2005年第8期 |
| 《一段成长史》 | 《青年文学》2006年第2期 |
| 《狮身人面》 | 《钟山》2006年第3期 |
| 《软肋》 | 《收获》2006年第4期 |
| 《让她守身如玉》 | 《作家》2006年第4期 |
| 《本命年短信》 | 《收获》2007年第2期 |
| 《推销员为什么失踪》 | 《人民文学》2007年第5期 |
| 《惩罚》 | 《当代》2007年第5期 |
| 《猛虎战斗队》 | 《山花》2007年第6期 |
| 《飞翔的骡子》 | 《人民文学》2007年第8期 |
| 《照片》 | 《作家》2008年第1期 |
| 《欢乐颂》 | 《江南》2008年第3期 |
| 《为一位不知名的老人送行》 | 《山花》2008年第6期 |
| 《双枪》 | 《作家》2009年第1期 |
| 中短篇小说集《火药枪》 | 作家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 |
| 中短篇小说集《柯依娜一个人》 |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 |
| 长篇小说《谁也不想朝三暮四》 | 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 |
| 中短篇小说集《狮身人面》 | 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 |

评论目录

李敬泽 《有一种小说让我们无能为力》

《南方周末》2003年5月1日

崔 勇 《王手小说中的男性叙事》

《温州师院学报》2003年第1期

马 增 《一个通俗的人，一种平民写作——王手访谈》

《浙江作家》2004年第3期

何 锐 《对社会底层人尊严的深切呼唤》

《中华文学选刊》2005年第11期

马长征 《末路英雄江湖郎——王手近期小说漫谈》

《文学报》2006年7月27日

柳 营 《双重人王手》

《文学报》2006年8月31日

洪治纲 《暧昧：一种难言的人生困局——评王手长篇〈谁也不想

朝三暮四〉》

《文学报》2007年5月31日

夏烈 《小人物的四十岁》

《文汇报读书周报》2007年6月22日

朱小如 《我的精神仍然在底层——与王手对话》

《文汇报读书周报》2007年7月6日

王手小说研讨会纪要

《当代作家评论》主持，叶文玲、李敬泽、谢有顺、王干、
施战军、洪治纲、林建法、盛子潮、王彪、宗仁发、朱小
如等，《浙江作家》2007年第3期

夏元明 《不如相忘于江湖——评“软肋”》

《语文教育与研究》2007年第11期

毕光明 《触摸最柔软的部位——评王手的小说“软肋”》

《中国小说排行榜专题评论》山东大学出版社

叶文玲 《王手的“井喷”》

《浙江作家》2008年第1期

洪治纲 《“游走”的意义——王手小说论》

《当代小说评论》2008年第4期

施战军 《城市写作及其元素提取——王手小说简论》

《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4期

1

在学校的时候，我非常想进足球队。在学校里要想有出息，就要进一个什么队，有一件运动衫穿穿。我常常在梦中编织自己作为球员的情形：每天拎着球袋进出于学校，下了课被同学围着在操场上练球，下课回家非常喜欢听到母亲对我的抱怨，吕蒙啊，你死哪里踢球去啦？吕蒙啊，你这件球衣都是盐了还舍不得洗呀，你想去参加臭衣展览会呀。这样的情形像音乐一样陪伴在我的梦乡，我相信，我梦中的样子一定非常像婴儿，红扑扑的脸上洋溢着单纯的笑容。

我想进足球队缘于体育老师一句没有根据的玩笑，他说，踢足球要有百分之五十的耐力，百分之三十的速度，技术嘛，有那么百分之二十就足够了。我想想自己，别的没什么把握，耐力还是绰绰有余的。于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耐力，我每天都要趁足球队集训的时候，装模作样地在操场上疯跑，一跑就是十圈二十圈。我知道他们一边练球一边在议论我，这人是哪个班的？耐力怎么像机器一样？特别是体育老师，我相信他还在暗中计点我跑步的圈数。不是说踢一场球等于跑一万米吗？我跑一万米，只需吹灰之力。但我最终没有被体育老师相中，体育老师说，你虽然耐力好，但美中不足也是明显的，你的肩膀有点宽，你的跑姿有点摆，肩宽就会逆风，摆就更产生了阻力。另外，你的脚还稍稍有点八字，而且是内八字，要是外八字还好一点，我们专门让你罚点球，内八字就没有准头了，还容易自己把自己绊了。我知道，我的毛病出在速度和技术上，但体育老师这么一比喻，我好像就成了一个残疾人，残疾人还能够踢球吗？不能。

不过，体育老师也安慰我说，有耐力，能长跑，也是好事，甚至是一种本事，甚至可以省钱，甚至于财富。我狐疑地看着体育老师，此话怎讲？体育老师分析说，现在还无法证明我的话应验不应验，将来你看，自行车会经常地被人顺手牵羊，不便；摩托车

排出的尾气污染环境，会被限制，汽车会堵塞交通。因此，要么搞单行道，要么什么路禁开，反正开车比走路还要慢。但长跑就不同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脚下，想跑就跑，想快就快，什么路都能跑，想怎么跑就怎么跑，还顺便锻炼了身体。体育老师的话，我当时不以为然，我只能惊叹他的想象力，他能够想到汽车和摩托车，甚至还想到了交通状况，是大胆的，有预见的。因为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这个小城的自行车都非常少见，而且是像我父亲这样的供销员才有辆自行车骑骑，摩托车和汽车，我们就是做白日梦也梦不到。

这一年，我高中毕业回到家里。在学校里没学会什么本事，出来时等于是个游手好闲的无赖。练就的长跑技能也无处施展，只能闲搁着。我不能没完没了地瞎跑是不是？毫无意义的奔跑只会被邻居们视为精神病。尽管这样，我还是忍不住抓住机会练练脚，使自己的技能不至于突然生疏下来。比如替父亲打个酒，替母亲买个米，不管远近，只要能撒开腿，我都会情不自禁地跑起来。但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处于休整状态，我的精力没地方消耗，就从别的部位发泄出来。事实也确实如此，我的胡子一下子浓密了，喉结每上下一次都在长大，声音睡一觉也粗了起来，一顿饭要吃掉一斤半大米。我父亲的担心也与时俱进，他不是担心这些表面现象，而是忧虑我们的居住环境。

我们居住在一个小小的院子里，但属于我们家的只是一个长条形的房间，还有旁边搭出来的一个厨房，总共才二十多平方米，父母当仁不让地隔去了四分之三，剩下的几个平方，就是我和妹妹吕爱的天地。不仅如此，有关用厕，也存在着明显的以大欺小的倾向，那个果盆一样的马桶，父母就藏在屋子里让自己享用，而我和吕爱，只能委屈地用痰盂来代替将就。

我妹妹是个十七岁的中学生，她明显地有那么一点点早熟的味道，不是说她的身体有多么蓬勃，而是指她对乳罩的过早向往。有一次，她偷偷地把母亲的乳罩戴在自己身上，雪白的乳罩戴在她花花绿绿的外衣上，看上去就像一个系了围裙的清洁工。她还在妈妈的衣镜前扭扭怩怩，恬不知耻地做性感状，后来被我撞见了，才慌慌张张地收拾起来。假如我以为她会羞涩，以为自己掌握了她的把柄，从而胁迫她对我言听计从，那我就错了，她根本就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里，她只是在那一刻稍稍红了一下脸，愣了一愣，马上又嬉皮笑脸地和我讨价还价了。她说，你要是替我保密，我就给你倒一星期的痰盂。我说，你要是让我不说，还得把洗碗一起担下来。我们平时分工包了许多家务，这是个“敲诈”她的好机会。她并不惧怕，说，那我就太吃亏了，我不过是把乳罩戴在了衣服外面，没有一点感觉，等于没戴。我故意说，那你就看着办吧，这是你做了坏事，而不是我在求你。

她撒娇说，哥，你要是在乳罩问题上这么较真，我以后就不跟你好了。这个说法倒有点威慑力，要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圈子非常非常小，我们玩来玩去的就是那么几个人，不是自己的邻居，就是自己的妹妹，而和妹妹玩，相对来说更占便宜，基本上不用怎么付出。我妥协了。

其实，我对乳罩和乳房也是不怎么敏感的。我们家虽然有两个女性，但乳房和乳罩好像一直都没有占什么主导地位。我母亲的乳房有点说不出口，比较害羞，自然，她戴乳罩也就是意思意思，敷衍了事。吕爱就更不用说了，她的乳房还在跟她捉迷藏呢。但吕爱偏偏爱戴乳罩，甚至严重到了挖空心思的地步。说起来让人费解，这么一个小东西，假领不像假领，背心不像背心，戴在里面有什么味道呢？可吕爱并不这么想，她的理解要深刻得多，有意义得多，她觉得这是一个成长的标志，背起了“子弹夹”，就是告别了少年时代，就是大人了，等于新兵转正，如果放哨站岗，就可以扛钢枪了。她终于做出了一件在当时说来算是胆大妄为的事情。她把父亲的白衬衫袖子剪了，用这些布折折叠叠，一圈圈地缝成了一个向日葵似的小乳罩。父母起先还不知道，因为吕爱每次戴乳罩都很隐蔽，像地下党执行任务，上学时耀武扬威地戴一戴，回家后立刻摘掉，像存折一样藏起来。她甚至不敢把它拿出来洗，像她这么一个学生，要拿出

一个乳罩肯定是突兀的，就给人提供了一个可疑的证据，这样，父亲的衬衫也许就早早真相大白了。有一次我偷偷闻了闻她藏起来的乳罩，一股的汗臭，像腌缸里的咸鱼，差点没把人熏死。

但最终发现吕爱乳罩秘密的当然还是父亲。那天父亲心血来潮想穿白衬衫了，开始翻箱倒柜却觅无踪影，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刚想高兴，仔细一看，衬衫已残废了。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大吼一声，吕爱过来！他是个聪明人，关键是他是个过来人，他善于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所以，一下子就猜到了这么点白布能派什么用场。吕爱被父亲的叫声吓了一跳，她说，一定是衬衫的事暴露了，怎么办？我有点幸灾乐祸，那就坦白交代吧，争取宽大处理。她吐了一下舌头说，哥，我们一起去好吗？有福同享有难同担嘛。她的胡乱用词差点没把我弄笑起来，我说，我不想享福，我也没什么难啊，你自己做下的事，你自己解决吧。吕爱说，你这样说起来我好像杀了人似的，就算我杀了人，做哥哥的你也应该挺身而出。这话听起来受用，我忽然觉得自己强大起来，觉得应该替吕爱撑一撑腰，我说，走！

我们故意装作嘻嘻哈哈地过去，见我也进来，父亲稍稍有些尴尬，严肃的嘴脸僵硬着，他不知如何开口。父亲本来想掴妹妹一个嘴巴的，他的手正在做一个准备姿势，但他知道，有我在，他那只手肯定要在

半空中被我接住，所以，这个念头他只好收敛起来。他换了一种稍微文明一点的方式，咬牙切齿地把那件衬衫甩在地上！他对吕爱说，你看看，这是什么？我们早已在肚子里吃吃地笑开了，但我故意插科打诨，这谁不知道啊，衬衫呀。母亲向来是个比较通融的人，她笑着对父亲说，其实你穿短袖更好看，现在好了，买都不用买。这个说法很幽默，父亲哭笑不得。当然母亲也象征性地批评了吕爱，她把吕爱拉到一边，背着我说，你那两个茶杯盖有什么好戴的呀？你不戴还是货真价实的东西，一戴反而成假冒伪劣的了。母亲的这句话勾起了父亲的什么联想，他堆下脸来一股的坏笑，俯在母亲耳边咕哝着说，他妈的，你女儿跟你一模一样。他指的是乳房。这句话可能刺痛了母亲，她脸红了一下，生气地说，你给我少说一句。父亲嬉皮笑脸地退到一边。气氛不错，是开溜的好机会，我和吕爱眨了一下眼，若无其事地溜了回来。

这么两个朝气蓬勃的人在一起，怎么不叫父母为之担心？当然，他们的担心也是理论上的，并没有什么事实依据。比如妹妹戴乳罩，她虽然还没有乳房，但戴戴有什么关系，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又没有去勾引别人，比如我的苗壮，也仅仅是外表的苗壮，并没有尾随小姐和猥亵女人的苗头。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或者说，是我们两个在父母面前假装的形象，是父母对我们的印象。父母在任何时候都是被子

女蒙在鼓里的。实际上，我们的早熟已肆无忌惮。

我们白天还看似比较老实，晚上在床上，青春便顽强地萌芽出来。谁叫我们睡在一张床上！如果说我们的行为有点出格，那也是年龄怂恿了我们，如果一定要追究什么责任，那么，责任应当在当时的条件，和我们的意识无关。我们经常在夜里玩这样的游戏：我假装睡得很死，手脚歪歪扭扭地搁着，我甚至还做出了打鼾的声音。这个小小的房间只有这时候才真正属于我们。这个夜，只有在这时候意味深长。吕爱悄无声息地起来，她的眼睛闪闪发亮，黑暗使她的动作很有涵养也很有耐心。我睡着，其实意向在迎合她。我感觉着她的好奇，感觉着她想用身体来尝试什么，感觉着她想把身体贴到我上面去。我真想轻声地告诉她，吕爱，我们玩玩可以，动真格的可不行。但这话我怎么对她说呀，我们是在睡觉，不是在谈话。关键时刻，我只能假装在睡梦中翻身，巧妙地避开了她的企图。可怜的吕爱，她没有被前面的挫折所打倒，她简直有点不屈不挠，又努力着重新再来。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我既想感受，又不能声张，既要迎合，又不能轻举妄动。我如果这时候一露馅儿，我们就都毁了。这样的性质，毕竟不是我们兄妹所能承受的……

夜里的事一直搅得我心神不宁，我也很想找吕爱谈谈，但这个问题困扰了我，我能跟她谈吗？谈什

么？怎么谈？谈了，就说明我当时是醒着；醒着，就意味着我在怂恿，我们的性质就恶劣了。我们虽然在越轨，但“表面”上我们在睡觉，睡觉是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那就让我们“睡觉”吧。

我们的事终于在一个夜里败露了。

那个夜里我们太粗心了，这种捉迷藏一样的游戏弄得我们筋疲力尽，我们表面上在睡觉，实际上在忙碌，我们心里热血沸腾，又要刻意地去节制，非常耗费精神。我们那会儿肯定只是想休息一下，以便调整好再接再厉，但疲劳马上袭倒了我们，我们睡着了，健康的体魄使我们对睡眠有着严重的依赖，只一会儿，我们很快就疏忽了其他，坠入了梦乡。

我们是同时被父母噼里啪啦地打醒的。我估计，我们平时的游戏已引起了父母的注意，他们一定在猜测，隔壁怎么每夜都这样吱吱嘎嘎的？那会儿突然静了下来，我父母就像侦察兵一样匍匐着过来，冷不丁地摸了我们的哨，他们发现，屋子里有两盏碘钨灯一样的身体亮在黑暗里。母亲当时肯定是惊呆了，她赶紧用手捂住了自己张大的嘴巴；父亲则显示出男人独特的冷静气魄，把怒气转移到手上，把拳头捏得咯嘣响。但他们还是清醒的，文明的，他们没有点灯，怕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尴尬，也怕我们羞得无地自容。

黑暗中，父母的手一齐落在了我们身上，只不过